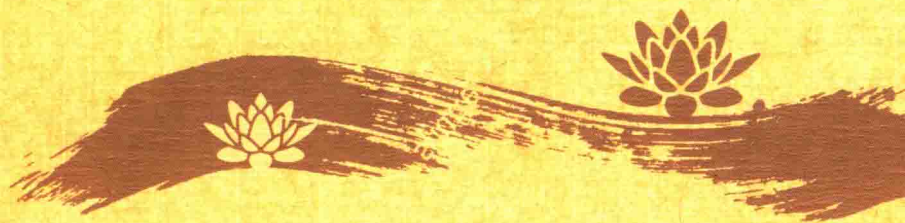


禅宗十五讲

孙昌武 著



禅宗十五讲

孙昌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宗十五讲/孙昌武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8
ISBN 978-7-101-11873-5

I.禅… II.孙… III.禅宗-研究 IV.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076号

书 名 禅宗十五讲
著 者 孙昌武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北京第1版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24 插页2 字数36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873-5
定 价 58.00元

——禅宗十五讲——

开讲的话

回想自己写涉及禅宗的文章，第一篇是《王维的诗歌创作和佛教信仰》，发表在《文学遗产》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到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由中年到老年，时光真的如白驹之过隙。看看当年文字，浅薄得很。这三十几年到底有多少长进，实在不敢自是。不过这三十多年间，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一直把禅宗当作主要课题之一，退休后也没间断。读禅宗典籍，关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和日本学者合作点校一部禅宗语录《祖堂集》；写过一些关于诗与禅关系的文章，曾结集出版；还有一部书《禅思与诗情》。佛教学术博大精深。学识渊博如章士钊先生，当年著《柳文指要》，自称治《柳河东集》亘六七十年，但解释柳宗元释教碑仅四篇而止，可见治佛学的艰难。至于治禅宗，只说典籍就浩如烟海，穷尽一生时光也难于浏览一过。何况对宗门文字的理解，还有宗教体验问题，作为俗人，总是隔上一层。这样，三十几年读关于禅宗的书，写关于禅宗的文章，感到问题越来越多，对于所得也就越是没有信心。语云：“有大疑方有大悟。”可是直到如今，自己疑问确实不少，领悟却难说几分透彻。但是，多年来确实读过，困惑过，思考过。如今垂垂老矣，来日无多，来日还会有多少进境难以预知了，所以把自己所得点滴写下来，或许对关心相关题目的人有点参考价值。这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禅”与“禅宗”是两个密切关联但并不相同的概念。“禅”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是达到信仰终极目标——成就佛果的手段；“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创建于南北朝末期即公元六世纪末。接着另一些宗派陆续形成。宗派佛教是外来佛教“中国化”的果实。这些宗派“中国化”程度不一：有的更多保持外来佛教的面貌，有的则更多融入本土思想、信仰成分。禅宗标榜“教外别传”，自诩是佛陀传授、历代相承的“心法”，是不同于传统佛教的另一系统佛法。它以全然革新的面目出现，既经形成，迅速振兴，造成强大声势，在中晚唐更笼罩诸宗，兴盛一时。到晚唐五代，逐渐衰败，但后世却持续地对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发挥广泛、巨大的影响，直到如今。禅宗所以能够一朝勃兴，兴盛几百年，一

方面因为处在唐代社会转型时期，它适应历史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它的宗义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文化内涵丰富，又体现积极进取的革新精神，无论对于佛教还是对于社会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近代学术讲历史活动多用“运动”一语。禅宗可称作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宗教革新运动，同时又是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它在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留下的宝贵遗产，如今仍具有重大价值。

近年来，禅和禅宗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讲宗教，讲文化，讲人生修养，讲生活态度，都往往说到禅和禅宗，几乎成了热门话题。坊间出版许多相关的书，有学术的，也有通俗的。读的人不少。佛教界讲“人间佛教”，讲“生活禅”，也尝试把禅的知识、禅修实践普及到民众中去。但是人们读相关的书，了解相关知识，乃至参加禅修活动，态度、目的却各种各样，所得也各不相同。总体看来，怀抱诚挚信仰的只是少数。有的人赞赏、认同禅宗独立自主的人格、勇于革新的精神和完善人生、贡献社会的实践；另一些人则面对现实矛盾、人生烦扰，试图到禅宗里寻求解黏去缚、安顿身心的方法；有的人欣赏禅宗提倡的或任运随缘、或自由潇洒、或安贫乐道、或忍辱负重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还有些人从某些“禅语”像“日日是好日”、某些“禅机”如赵州“吃茶去”等得到启发，求得人生智慧；乃至诗人在禅里寻找诗情，画家在画作里描摹禅意，园艺家借园林表达禅趣，医生借助禅来做精神治疗，企业家在禅里寻求经营之道，等等，禅的功能被普及、放大了。在学术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禅与禅宗研究，则是又一层面的事了。这样，禅与禅宗无论对于广大民众，还是对于学术研究，都成为重大课题。

从人文科学角度讲，禅宗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认识、分析、评价像禅宗这样的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进而加以批判地认知、分析、总结、借鉴，首先要弄清它的“真相”。但是中国史籍对宗教的记述往往疏略。禅宗本来兴起在民间，特别是它的早期，留下的详实可靠记录更少。自上世纪初，敦煌写卷里陆续发现一批相关文书，可补资料的不足，大幅度地改变了禅宗历史研究的面貌。不过宗门文献，即使是专门记载史事的，例如禅史、灯录一类，基本是为阐释、宣扬信仰创作的，必然不同程度地包含夸饰、虚构成分。从中剥离出真实内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幸自上世纪前期，相关研究已引起中外学界相当普遍的关注，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

笔者写作本书，尝试在借鉴中外学者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于禅宗的历史“真相”加以“描述”，提出个人的解释和看法。当然一方面，完全恢复历史现象的本来面貌，是科学研究永远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受到作者学力的限制；加上如上所说，治佛教学术本来十分艰难，所以本书在有限篇幅里做出的简略“描述”必然有缺失和错误，所作解释、所提看法正确与否更没有把握。所以这本书只可看做是一个长期关注禅和禅宗研究的学者为揭示禅宗历史“真相”所作的微薄努力。

本书按历史顺序叙述禅宗的发展过程，但不是系统的禅宗史；叙述中尽可能简括明晰，对历来有争议的疑难问题，不做详细考订、辨析；讲作为宗教革新运动的禅宗，同时讲禅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活动、成就与贡献。这后一层面在当今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将择善而从。行文中比较生疏的词语，采取随文利用小号字括注方式加以解释，以方便读者。要而言之，笔者将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言之有物，不信手操觚，不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

前面说过，禅宗文化内涵丰富。流传下来的历代祖师行事、言句，历代积累的大量禅籍，不仅包含重大的学术价值和丰富的人生智慧，又具有浓郁的艺术情趣。读禅宗的书，了解禅宗知识，如再进一步，研究禅宗，不仅能够增长见识，提高素养，也是趣味盎然、得到精神享受的事。希望提供给读者一本雅俗共赏的、有教益又有趣味的读物。

目 录

— 1 — 5

开讲的话 / 1

— 1 — 15

第一讲 禅不是佛教? / 1

禅宗历史地位和意义——禅不是佛教? ——“宗教革命”——“教外别传”——佛教“中国化”——全面革新的中国佛教

— 17 — 46

第二讲 从“印度禅”到“中国禅” / 17

“禅”与“禅宗”——“印度禅”——鸠摩罗什所传——《楞伽经》——竺道生佛性新说——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守旧一派禅法——“中国禅”

— 47 — 75

第三讲 创建“禅宗” / 47

“楞伽宗”——“游僧”与“禅坊”——社会动荡中的黄梅——道信——黄梅“禅坊”——弘忍——创建“祖统”

— 77 — 91

第四讲 “安心”方便法门 / 77

如来藏思想——《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自心本来清

净——“安心”五方便——《修心要论》——非政治化、非伦理化、非经院化的宗义体系

— 93 — 115

第五讲 黄梅宗风 / 93

革新宗风——“季世佛法，崇尚官荣”：山林禅坊——寺院经济膨胀：“农禅”滥觞——“经院化”：“不立文字”——“鬼神邪魔法”：人生与理性——自由开放的民间僧团

— 117 — 145

第六讲 “东山法门” / 117

社会结构变化——思想学术创新——武则天崇佛——“东山法门”——神秀入京——普寂等大僧——习禅的“庶族”精英

— 147 — 162

第七讲 “南宗”兴起 / 147

“东山法门”蜕变——慧能——《坛经》诸本——“顿悟”“见性”——“自性自度”——理性精神和人本思想

— 163 — 184

第八讲 南、北分宗 / 163

神会——神会北上——《神会语录》——滑台宗论——“师承是旁，法门是渐”——南宗宗旨——神会与《坛经》

— 185 — 209

第九讲 “洪州禅”兴盛 / 185

派系分化——中唐社会形势——思想学术新发展——“言禅者皆本曹溪”——马祖道一——石头希迁——“洪州宗”

— 211 — 234

第十讲 洪州门风 / 211

自主营运僧团——《百丈清规》——“农禅”制度——“平常心是道”——“作用是性”——“道不要修”——呵佛骂祖，毁经灭教——“心性”理论终结

— 235 — 261

第十一讲 派系分化 / 235

“宗必有师，师必有传”——藩镇割据与南宗派系——沩仰宗——曹洞宗——黄檗希运与“相公禅”——临济宗与成德镇——德山宣鉴——雪峰义存与福州镇——云门宗与南汉——法眼宗与南唐

— 263 — 285

第十二讲 宗风蜕变 / 263

贵族化与官僚化——经济世袭化——临济言句与“赵州门风”——机缘语句——“公案”——诸家门风——宗风形式化、程式化

— 287 — 304

第十三讲 禅教合一，回归传统 / 287

梁肃、柳宗元的批判——宗密的“禅教一致”论——法眼文益的“禅教合一”思想——永明延寿与净土法门——云门宗余响——黄龙派与杨岐派——“禅净合一”

— 305 — 330

第十四讲 禅思想 / 305

禅宗语录——寒山诗与王梵志诗——韩愈和李翱——周敦颐——程颐和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李贽和泰州学派——晚明“狂禅”思潮

— 331 — 358

第十五讲 禅文化 / 331

文化运动——禅文学——白话文体——文学散文——

偈颂——绕路说禅——文字因缘：杜甫、白居易、苏轼、
黄庭坚——晚明文学——对文化诸领域影响

— 359 — 370

结束的话 / 359

——禅宗十五讲——

【第一讲】

禅不是佛教？

禅宗，如今往往简称为“禅”，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①。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即公元纪元前后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土壤上传播、扎根、发展，逐步实现“中国化”，形成佛教中的汉传佛教一系（佛教传入中国，形成独具体系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南传今越南等地，是为“汉传佛教”。佛教的另外两个系统是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自南北朝末期，又先后形成一批宗派（一般被认定为宗派的有天台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净土宗和禅宗）。宗派佛教相继形成，标志着在中国传播约六百年的外来佛教已发展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禅宗则是中国佛教诸宗派中传播最为广泛，对于思想、文化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宗派（还有所谓“净土宗”，相比禅宗，则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对社会生活和民众精神同样造成巨大影响）。钱穆曾说：

故在全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文化史上，自唐以来一千数百年，广东有六祖，福建有朱子，几乎掌其枢纽，汇为主流；其影响力之大，其它各地区，皆莫与伦比。^②

这里提出的“六祖”指禅宗南宗祖师慧能，是禅宗代表人物，“朱子”朱熹则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两者确乎可看做是“自唐以来”思想、文化潮流的主导者。当然客观地说，禅宗的地位、作用、影响远不能和被宋元以来历代朝廷作为御用思想体系的理学相比。

^① 这里“中国佛教”指历史上在中国主体部分传播的“汉传佛教”。众所周知，在中国还传播有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所以就严格意义说，“汉传佛教”不能等同于“中国佛教”。但是二者作为同义词使用，在国内外学术著作中已经约定俗成。本书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中国佛教”概念的。

^② 《谈闽学——寿语堂先生八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卷第224页，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

按佛教文献记载,创建禅宗的是古印度来华的菩提达摩(后世写作“达磨”,早期文献作“达摩”)。不过按之历史实际,作为宗派的禅宗应形成于唐初即公元七世纪初,当时,后来被认定为四祖的禅师道信在今湖北长江北岸的黄梅(今湖北黄梅县)建立禅苑,聚众弘法,标志着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新宗派禅宗形成(中国佛教的宗派都是后世给予的名称,作为宗派的“禅宗”的称呼是中唐时才使用的;在这之前“禅宗”一语大体指习禅一派僧人)。佛教在传入中国初期,被朝廷当做一种外来方术来接受、利用,也只有少数外来僧侣或居士在本土人士帮助下译经弘法。直到两晋之际即公元四世纪初,有更多外来僧人来华,译经渐多,流传渐广,又适逢“五胡乱华”,时代动乱,国土分崩,方得到社会上更多人的尊信,特别是被统治阶层、主流社会所接受,从而能够在思想文化领域扩展影响。这一阶段算是佛教在中国初传时期,从东汉后期算起,这段时间大约三百年左右。又经过三百年,到六世纪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扎根、发展、走向兴盛的时期,佛教“中国化”逐步深入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佛教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普及,各部派(佛陀创建佛教,在他寂灭后逐步分化为二十左右个部派,部派各有传承,各有自己的“三藏”经典)经典翻译已相当完备,除了有更多外来僧人或居士来华活动,更有不少中土人士怀着追求佛教真义的热情不避艰危,西行求法。而对于中国佛教发展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这一时期本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僧,他们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和撰述,从而使佛教在与本土思想、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中得以独立地发展,创建起一批中国佛教“义学”(“义学”本来指中国传统的经义之学。南北朝时期佛教借用这一概念,当时的佛教“义学”指教内外信徒围绕翻译经论所进行的有关教理的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具体经论的疏释之中)“师说”(当时的著名学僧,从事专经、专论的研习,有所成就,称之为“师”,如“成实师”〔鸠摩罗什译《成实论》,下同例]、“涅槃师”、“毗昙师”、“地论师”、“摄论师”、“俱舍师”等)。到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具有各自思想体系(因为是宗派佛教,区别于传统佛教的“教义”,称“宗义”)、修持方法的中国佛教派别陆续创建起来,称为“宗派”。宗派佛教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开创了佛教发展的新局面、新阶段。

学术界一般认定中国佛教宗派有八个。这八个宗派“中国化”的程度不同,后来的发展状况及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也显著不同。其中三论宗、

慈恩宗、密宗大体仍保持外来佛教的基本面貌，三个宗派的宗义分别继承印度大乘佛教发展三个大的阶段的内容：“三论”指印度龙树一派的三部论书，龙树著《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著《百论》，另有龙树著《大智度论》，是发挥大乘基本教义“般若”空思想的，是为三论宗所尊经典；慈恩宗是玄奘及其大弟子窥基开创的，宗义体系遵循印度论师无著、世亲的瑜伽行派教理；密宗的典据则是印度佛教烂熟期的金刚密教，它的宗师是外来印度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律宗讲戒律。戒律本来为佛教各派系所持守，但在中国有个如何适应本土环境的问题，中国的律师要解决这方面矛盾，研究相关问题。东晋以来中土译出四部主要律书（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摩诃僧祇律》，后秦佛若多罗与鸠摩罗什共译《十诵律》，前后秦佛陀耶舍与竺佛念共译《四分律》和宋佛陀什与竺道生等共译《五分律》），律宗持守和研究的是《四分律》，这也是后来中国佛教徒遵循的根本戒律。真正体现“中国佛教”特色的是另外四个宗派。其中天台和华严都标榜以外来经典为宗依（宗派佛教树立宗派所依据的经典）：天台以《涅槃》、《法华》为所宗经；《华严》则以《华严经》为所宗经。它们的宗义都融入本土儒、道思想，实际是在本土文化土壤上来阐释、发挥外来教义，是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相融合的产物，对于中国的思想发展影响巨大。净土信仰被确立为宗派已是宋代的事（大乘佛教主张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和他们所在的佛国土。佛土清净，中国佛教创造出“净土”这个概念。中国佛教流行的主要是兜率天弥勒净土信仰和西方弥陀净土信仰。净土宗宣扬弥陀净土信仰，它的宗义、法系是后来总结、组织起来的）。不过净土信仰早自魏晋以来在民众间已形成广泛流传的潮流，经过南北朝、隋、唐一批净土大师大力弘扬，形成更为简单易行、更为普及的信仰法门，成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信仰。在八个宗派里，就传播广泛、影响深远说，禅宗与净土宗形势类似，但又形成鲜明对比。与净土广泛流传社会下层民众间不同，禅宗发挥影响主要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又净土信仰主要体现为简易的念佛、读经、造像等实践活动，而禅宗则发展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体系，从而对于高层次的思想、文化活动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社会发展也就起到更大的作用。

如上所述，禅宗创立于唐初，当初与其它宗派并兴。但它很快就扩张势力，形成压倒诸宗的优势。到中、晚唐，朝廷御用佛教密教影响基本不出

长安、洛阳两都，而禅宗却遍地开花，禅寺林立，特别是江南、两川、河北，成为众多禅师活跃的地方，遂形成禅宗几乎是一家独盛的局面。

前面计算从两汉之际佛教输入到禅宗兴起，经历两个三百年。禅宗从创建、兴盛到衰落大体与唐王朝相始终，跌宕起伏的过程大体又是三百年。唐、五代以降，虽然从形势看禅宗各派基本仍传继有序，仍有著名禅宿在社会上活跃并造成影响，但“禅、教合一”、“禅、净合一”渐成潮流，回归传统，其创新能力已大为衰减。继而两宋理学兴起，理学在本质上乃是适应宋代中国专制体制形态的，以儒家经术为主导，儒、佛、道“三教”融合的产物。宋代建立起更严格、更有效的皇权统治体系，对宗教管束更为严厉，佛教思想特别是华严与禅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被理学所剥夺、吸纳，佛教整体上更形衰落，尽管历代都有学养高深、才华卓著的禅宿为重振宗风而努力，但总体形势已不可扭转了。禅宗三百年兴起、发展、大盛的历史，创造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后世持续发挥广泛、巨大的影响。例如宋代理学里陆九渊的“心学”一派，就对禅宗的心性学说多所借鉴；后来明代王阳明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加以发展，其弟子中的所谓“王学左派”更吸纳禅宗思想的积极成分，形成士大夫间影响巨大的“狂禅”思潮（本书下面将介绍，在中晚唐禅宗兴盛时期，出现慢教轻定、风格狂放的一派，有些人更呵佛骂祖，张扬毁经灭教。到晚明，士大夫间有一派人如李贽等人接受禅宗思想，激烈地反对经学传统与权威，反对他们的一派加以恶谥，诬之为“狂禅”），推进、丰富了一代文学、艺术创作。直到如今，禅和禅宗仍被人们相当广泛地关注，超越作为宗教信仰，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

上世纪后期，国外佛教研究中出现一个先是由日本学者松本史朗、袴谷宪昭等提出、后来得到西方一些学者响应的不大不小的“批判佛教”思潮^①。

^① 参阅《修剪菩提树——“批判佛教”的风暴》，龚隽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这本书由美国学者 Jamie Hubbard 和 Paul Swanson 编辑，原题名 *Pruning the Bodhi Tree: The Storm over Critical Buddhism*，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下面的介绍主要依据该书杰米·霍巴德所作《导言》和第一部分《批判佛教的本质及其缘起》的第一篇文章保罗·L·史万森所作《他们为何说禅不是佛教：近期日本的佛性批判》。